# 吳郡志/卷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 ◄

吳郡志
卷三

► 卷四

## 城郭

太伯城，周三里二百步，外郭三百餘里。在西北隅，名曰故吳，又曰吳城，在今梅里平墟。人民皆田其中。

闔閭城，吳王闔閭自梅里徙都，即今郡城。始闔閭舉伍子胥於耕野，以為行人。以客禮事之，與謀國政。問子胥曰：“寡人欲強國霸王，何由而事濟？”子胥對曰：“臣聞治國之道，安君理民為上。”闔閭曰：“其術奈何？”子胥曰：“凡欲安君治民，興霸成王，從近制遠，必先立城郭，設守備，實倉廩，治兵庫，斯則其術也。”闔閭曰：“善夫！築城郭，立倉庫，因地製宜。其有天氣之數，以威鄰國者乎？”子胥曰：“有”。闔閭曰：“寡人委計於子。”乃使相上當水，象天法地。築大城，周回四十七裏。陸門八，以象天之八風。水門八，以法地之八卦。築小城，周十里。門之名，皆伍子胥所製。東面婁、匠二門，西面板、胥二門，南面盤、蛇二門，北面齊、平二門。唐時，八門悉啟。劉夢得詩云：“二八城門開道路。”許渾詩云：“共醉八門回畫舸。”今惟啟五門。八門，《吳地記》所紀，而不載葑門。《績經》載葑門，而謂平門一名巫門，與赤門二門，皆不在八門之數。蓋考之於今者如此。方故吳時，東門不開，欲以絕越也。梁吳均《吳城賦》曰：“古樹荒煙，幾百千年。云是吳王（所築，越王）所遷。東有鑄劍殘水，西有舞鶴故廛。縈具區之廣澤，宕姑蘇之遠山。仆奉蓄怒，千悲億恨。況復荊棘蕭森，叢羅網蔓。亭梧百尺，皆曆地而生枝；階筠萬丈，或至杪而無葉。不見春花夏薰，唯聞秋蟬冬蝶。水魅晨定，山鬼夜篤。不知四海九州，乃復有此吳城。”〈杜牧《吳城》詩：

二月春色江上來，水晶波動碎樓台。吳王宮殿柳含翠，蘇小宅房花正開。解舞細腰何處往，能歌遂女姽誰回。千秋萬古無消息，國作荒原人作灰。〉

閶門，《文選注》：“吳王闔閭立閶門，象天閶闔門。”《吳越春秋》曰：“城立閘門者，象天通閭闔風也。”《南史》及傳記中或書作昌門，蓋字之訛。《吳越春秋》又曰：“閶門亦名破楚門，吳伐楚，自此門出也。孫堅母夢腸繞閶門。俗傳閭門，魯班所造。又傳楚封春申君於吳，諱雲，諱雲破楚，改曰閭門。”亦非是。小說或謂名望齊門，乃與齊門相犯，非是。陸機《吳趨行蘭》雲：“吳趨自有始，請從閶門起。”《文選注》引《吳地記》：“閶門者，闔閭所作，名曰閭闔門，高尚樓閣道。”按陸機所賦，此門在晉時樓閣之盛如此。本朝承平時，門上亦有樓三間，甚宏敞。蘇舜欽當曰題詩於上，今廢。〈張繼詩：耕夫古募逐樓船，春草青青萬頃田。試上吳門看郡郭，清明幾處有新煙。韋應物：獨烏下高樹，遙知吳苑園。淒涼千古事，日暮倚閶門。白居易：閶門四望鬱蒼蒼，始覺州雄土俗強。十萬夫家供課稅，五千子弟守封疆。闔閭城碧鋪秋草，烏鵲橋紅帶夕陽。處處樓前飄管吹，家家門外泊舟舫。雲埋虎寺山藏色，月耀娃宮水放光。曾賞錢塘兼茂苑，今來未敢苦誇張。蘇舜欽：年華苒苒催人去，雲物蕭蕭又變秋。家在鳳凰山下住，江南何事苦相留。〉

婁門，秦婁縣所直，又謂之蔞，今謂之崑山。昆山縣東北三百里許，有村落名婁縣，蓋古縣治所寓也。

齊門，齊景公與吳戰，不勝，以少女嫁吳太子終累，所謂涕泣而女於吳者。終累，闔閭長子，夫差兄也，早亡。齊女思家，吳王於此作九層飛閣，令女登以望齊，故名。〈陸廣微《吳地記》〉

胥門，伍子胥宅在其傍。《吳地記》云：“石碑見在，今亡。”此門出太湖道也。今水陸二門皆塞，而新姑蘇台館乃據其上。〈皮日休詩：青翰虛徐夏思清，愁煙漠漠荇花平。醉來欲把田田葉，盡裹當時醒酒鯖。陸龜蒙：捆槳輕橦下白蘋，故城花謝綠陰新。豈無今日逃名士，試問南塘著履人。〉

盤門，《吳地記》云：“吳嚐名蟠門，刻木作蟠龍以鎮此。”又云：“水陸縈回，徘徊屈曲，故謂之盤。”〈【補注】〉門有樓，寶慶三年秋大風雨，樓門俱壞。紹定二年冬，郡守李壽朋新作之，規制視舊有加。

蛇門，在巳方，故云。又云：越在巳地，吳作木蛇北向，示越屬吳也。《吳地記》謂有陸無水，即與陸門八之說相迕。然今巳位正是漕河通過，安得無水？但門已廢，不可考爾。

匠門，又曰干將門，《績經》止曰將門。吳王使於將鑄劍於此，故曰將門。今謂之匠，音之訛。此門本出海道，通人海，沿松江下滬瀆。今廢。

葑門，《績經》曰當作封門，取封禺之山以為名。故屬吳郡，今屬吳興。今但曰葑門，葑門陸路嚨塞，范文正公開之，今俗或訛呼富門。

赤門、平門，《績經》謂不在八門之數。平門一名巫門，巫咸所葬。“巫”“平”字畫相近。今猶有赤門灣，近葑門。《吳地記》又云，又有葑門、赤門、栗門、魴艕門。葑、赤已見上。魴●〔魚孚〕之類，皆無所據。

《開胥蛇門議》，胡舜申所作。其說甚詳，今具載之。舜申，乃舜陟之弟也。通風土陰陽之術，世所傳《江西地裏新法》，出於舜申。紹興間，自績溪徙居吳。暇日，以其術行四郭而相之，以為蛇門不當塞。作《吳門忠告》蘭篇曰：“吳城以乾亥山為主，陽山是也。山在城西北，屹然獨高，為眾山祖，傑立三十里之外。其餘岡阜累累，如群馬南馳，皆其支隴。城居隴前，平夷如掌。所謂勢來形止，全氣之地也。如隻自城中觀之，則城中之地，亦唯西北最高，是乾亥無疑。乾為天亥，則紫微帝座所次，是謂貴龍。此城既主是山，法當用金局，乾亥於大五行屬金故也。山如此，水則當與山相應。此邦水勢，自東南貪狼，西南及正西武曲，以至西北巨門等位來，其來皆聚於太湖。由正北廉貞，及正東、東北祿存而去，以入於江，而歸之海。其來去無一，不合金局之法。故自古常為大郡國，今為行都藩輔。而吳中人物繁夥，冠蓋崢嶸，所以常甲於東南。今觀水之流派，常自閶、盤二門入，即西南、西北水也。由葑、婁、齊三門出，即正東、正北、東北水也。其於來去之法固合。然所以導迎善祥氣者，尚有缺然。蓋胥塘自正西帝旺來，是謂武曲之水，本由胥門入。運河自吳江東南長生來，是謂貪狼之水，本由蛇門人。頃歲乃塞胥、蛇二門，而生旺之水，遂不得朝鄉城中。此其為害，明陰陽風水者，常歎息於斯。胥塘之水，尚由閶、盤二門委曲而人城。東南長生之水，乃環城而東，徑由葑門之外，以出於城中，了不相關，此尤可歎惜。故自頃以來，城市蕭條，人物衰歇，富昌室無幾，且無三世能保其居安土宦達者，比承平時寢少。至建炎之禍，一切掃地，至舉城無區宅能存，數百千年未之有也。按《地里法》：生旺二水，利害最切。猶人身氣血榮衛，今塞絕之，能安強乎？明知者願圖回其事，復開二門，導水人城，以幸此邦，可

也：胥門適當姑蘇新館，勢不可動。又武曲但主財富而已。蛇門之水為貪狼，主文筆官職之事，於埋為重，復開之便。政和修城，於諸故門雖已塞，然皆刻石於右以識。今石刻具存。但襲府圖之誤，以蛇門為赤門爾。蛇門在城之巳方，故以蛇名。赤門以在城正南至陽之地，其義可考。況蛇門直南，正對吳江運河。今舟船自南來，非東入葑門，即西人盤門。皆迂遠十數裏，於水行非便。昔吳王闔廬始作城，伍子胥實規畫之。立陸門八，以象八風；水門八，以象八封。其後諸門開閉不常，吳時欲以絕越，遂不開東南門，即蛇門也。不知塞絕生氣，故終為越所滅，茲亦明效大驗。至吳、晉、李唐時，諸門未嘗不開。故左太衝賦《吳都》有“通門二八，水道陸街”之語。劉夢得詩亦曰：“二八城門開道路。”故晉唐時，吳下最為雄盛。今所啟門者五，餘皆閉塞。而甚不可塞者，唯蛇門。究所以閉塞，《圖經》之說為其多途，艱於守衛幾禁。噫！抑末矣。今清蹕暫駐錢塘，吳尤當開東南之門，以伸朝拱之義焉。吳城門不常啟閉，舊矣。昔年蓋嚐於八門之外，又開赤、乎二門。而葑門陸街，蓋嚐塞矣。范文正公守郡，始命辟之，往來至今為便。誠能遠跡晉、唐，近效文正，複辟蛇門。東南虛秀之氣，疏導迅發，儒道利亨，文物之盛，非復今日吳下矣。”乾道甲申冬，直秘閣沈度守郡，與舜申舊同寮。知其說，心善之。明年春，邦人以為請，度即命官吏行視其處，將以十二月乙丑啟蛇門。部置已定，會屬邑輒呼帶郭民戶，悉具畚鍤，克期赴役號召。隱然有異意者，以為擾民，度避謗乃止。淳熙乙未春，秘閣修撰韓彥古起複為守。其秋，邦人申前請，彥古欣然從之。卜以九月十二日庚寅差役。八月，彥古罷。是時舜申年八十五矣，慨然惋惜！謂天時人事難合如此。復為後序告來者，詞贅不錄。